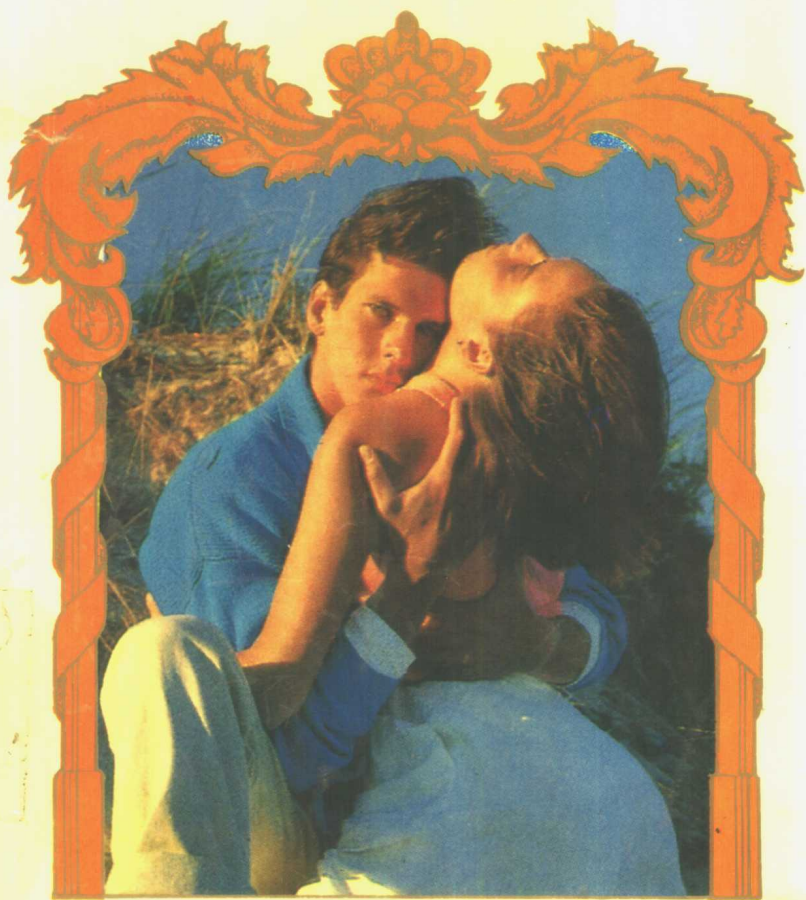


D · H · LAWRENCE

Love Among the Haystacks

草堆里的爱情

(英) D · H · 劳伦斯 著



草堆里的爱情

(英)D·H·劳伦斯著
景海 旭 旻 等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草堆里的爱情

(英) D. H. 劳伦斯 著

戴景海 旭 旻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石家庄市先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9.5 印张 200 千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定价: 12.60 元

ISBN7-80611-339-8/I·328

出版前言

英国作家 D·H·劳伦斯于 1885 年 9 月 11 日出生于诺丁汉郡的伊斯特伍德，1930 年 3 月 2 日病逝于意大利罗伯蒙别墅。他被公认是与福斯特、艾略特、乔伊斯等人齐名的文坛巨匠。近年来，劳伦斯的作品越来越引起我国文学界和读者的注意，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劳伦斯作品有着长久不衰的魅力。

劳伦斯身处于 20 世纪初期那样一个思想大汇集、大碰撞的时代，他又是英国作家中少数出生于劳动阶层的作家之一，因此，他敏锐的艺术触角和天才的创造力在这种背景下大有用武之地。他的作品充满了对爱与异化的思考，充满了对生与死的哲理思索，充满了对非自然状态的憎恨，也充满了对人类走出机械化、技术化、物质化对人类感情及人本身的戕害的希望。他的作品对人生、对艺术、对时世的理解有着独到而深刻的内涵。

提到劳伦斯，不能不提到他对性爱的表述，劳伦斯认为人已越来越物化，人类性爱也越来越不是它本身，人只有冲破各种藩篱的束缚，回归到自然本真的人，人类的情感才能在这种状态中得到回归。因此，劳伦斯的作品充满了对爱这个主题的沉重思考，并提出了重建健康的两性关系以摆脱现代工业文明与人的悲剧性冲突的境地。

几十年以后劳伦斯的担心与预言被不幸而言中，但这对劳伦斯本人来说才是真正的悲剧。这也是为什么劳伦斯被称为“先知”、“预言家”的缘故，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劳伦斯又重新引起文学界及读者的重视的缘故。

我们这次选编的劳伦斯的中短篇小说一如既往地贯穿着劳伦斯式的智慧与思索。《草堆里的爱情》描写了杰弗雷与摩瑞斯两兄弟的爱情故事，委婉清新，耐人寻味。《未婚少女与吉普赛人》则描写了一个受到家庭层层束缚的少女在邂逅并爱上一个英俊的吉普赛汉子之后心灵走出孤独与闭塞的故事。《死过的男人》又名《逃走的公鸡》，是一篇关于再生与复活的预言。其它的几个故事有的写对世外桃源生活的向往；有的写一个不幸的家庭的幸运男孩终于敌不过不幸的侵袭；有的写被摧残与异化的人在爱面前的怯懦；有的写儿子如何挣脱母亲那魔鬼般的爱并去寻觅真正的生活。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望各位方家达者不吝指正。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5. 8

目 录

草堆里的爱情	(1)
未婚少女和吉普赛人	(47)
爱岛人	(154)
死过的男人	(180)
在罗顿家中	(228)
骑木摇马的赢家	(240)
美丽的妇人	(258)

草堆里的爱情

山南坡上的两块地因刚割完草显得金黄一片，略带绿意，在阳光照耀下光彩夺目。山那边拦腰架起了高高的篱笆墙，围墙的暗影与墨绿色的草皮融为一体。草垛刚好超过围墙，草垛体积庞大，占了很大一片地。因其泛着银色的光泽和愉人的亮丽好像它根本没有重量。它乱蓬蓬地拔地而起，牢固地耸立在这片泛绿的土地上。后面不远的地方又是一座垛完的草垛。

一辆空车刚刚穿过篱笆墙门，从山下面土地上满载着丰收果实的车便向山上开去。扬谷机经过的地方留下深深的印迹。堆草的人像一些白点一样移动着。

哥俩在等车上来时稍稍休息。他们站起来，用胳膊擦着眉毛。为似火骄阳和将垛最后一车而叹息。他们站在高高的

草垛上，使他们超过那道篱笆墙。

草垛像一个大的空容器，阳光穿过得以净化。一种香甜的气息使人兴奋。哥俩一半身体埋在那松软的草垛里，干起活来很费力气，草垛好像是立在太阳底下的一个大祭坛。

弟弟摩瑞斯是个长得漂亮的年轻的小伙，今年刚好 21 岁。他粗心、殷勤，浑身充满激情。他灰色的眼睛像嘲笑他哥哥那样，因强烈的情感变得明亮又困惑。他那黝黑的脸挂着不同寻常的微笑、期待、愉快。那样一种笑容，是一个年轻人第一次发出充满激情的笑。

“你看。”他说，顺势靠在他的草叉上。

“你知道她对我做过一次你知道不？”他笑容可掬地说，然后陷入愉快的沉思中去。

“我认为不是这样，你知道得那么多。”杰弗雷反驳说，言语中有一丝讥笑。他弟弟比他强。杰弗雷又笨又重比摩瑞斯年长一岁。他蓝色的眼睛不停地转来转去。他们迅速瞥向别处。他的嘴具有病态的敏感，你可感觉到懦弱，周身瑟瑟缩缩。他那燃不起来的自我意识在他骨子里是种病态。

“但是我知道——确实是那样，”摩瑞斯嘲笑道：“你溜走了，想想吧，昨天晚上跟以前的任何晚上一样，我睡在外面，虽然轮到你……”

他想到杰弗雷用计的结果便窃笑。

“我也没有溜走。”杰弗雷反驳道，保持着他那特有的笨重姿态。

“不是父亲让你来拿一些煤的吗？”

“噢，是的，是的，我们全了解，但你明白你失去了什么，小伙子。”摩瑞斯暗笑着，猛地躺到干草上，在他的世界里除了这堡垒似的草垛和明亮的天空外，再也没什么新鲜的东西。他紧握拳头，猛地弯过胳膊支撑起着身体，他被彻底地感动了，尽管他还在笑，但激烈的情感使他几乎没感到愉快，杰弗雷站在他侧面，看到他红红的唇上刚长出的黑黑的毛绒绒的胡子，他张着嘴，露出了牙齿，年长的哥哥用下巴顶着叉子向田野远处望去。

远处是蔚蓝色的诺丁汉郡。田野笼罩在迷蒙的热气中，矿区里冒出的烟像旗子一样到处飘，但眼下山脚下，穿过被矮篱笆围着的公路，只有寂静的老教堂和牧场遮掩在丛林中，若隐若现，极目四望，只能使杰弗雷更加忧郁。他望着穿过下面田野的马车，它就像蜗牛一样慢慢地挪下山去，越装越高的货物像一条摇动的船。褐色的马头快速低下，与马头一样颜色的腿紧张地抬起又落下。杰弗雷看着这一切，希望那马跑得再快一点。

“你不认为——？”摩瑞斯开口说话，心中很乱，杰弗雷穿过他弟弟那褐色的手臂看去，看到了那因说话而漂亮的富有动感的双唇。

“你认为她不该跟我在一起，或不该让我留下？”摩瑞斯说，以一种因回忆而产生的那种激动大笑来结束他的话语。杰弗雷因仇恨而脸变得通红，有一种冲动，想一脚踏在那动着的嘲笑人的双唇上，而那嘴又正好在下面。摩瑞斯沉默了一会儿，便用一种特别愉快的语调，朗诵起诗来。

我很渺小，但我的心很纯洁
没有人比基督更孤独

摩瑞斯咯咯地笑着，然后为一种沉重的追忆而震荡着，这种痛苦使其扭曲，他将自己藏进了干草中。

“你能用德语祈祷吗？”传来了他的低沉的声音。

“我不能。”杰弗雷喊叫着。

摩瑞斯咯咯地说话，脸上的表情藏得很深，黑暗中，昨夜的那种体验又漾在心头。

“吻一下你耳朵垂怎么样，索妮？”他以一种奇特的，不安的语调说，他初涉爱河感到不安、吃惊和冲动。

杰弗雷的心在他体内冲撞着，前途黑暗，他看不到一点希望。

“胸前有两堆硕大的肉。”摩瑞斯挑衅着说，他好像又是在自言自语。

这哥俩在女人面前都极其羞怯，直到这收草季节。他们的母亲就是那些女性的代表，哥俩在任何别的女性面前都显得有些呆头呆脑，而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生长在一个自负的母亲管教的家庭中，因此，一个陌生的普通的乡下姑娘都被认为不如自己的母亲，因为他们的母亲说纯正的英语，并且很沉静，普通女孩信口开河，说话又粗俗，所以这两个年轻人在一个纯洁但又压抑的环境中长大。

现在摩瑞斯比杰弗雷捷足先登，当哥的觉得极大受辱，陷入这种病态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既缺乏生气又无趣，那个

在维卡雷智茶园的外国保姆就在上面的地里，她穿过篱笆与这两个年轻人谈话并且让他们着迷。一片高高的灌木丛里夹杂着奶油色的花，一直爬到花园小径直通到外面。杰弗雷一闻到花香，就想起那陌生的外国人，她的声音如此让人愉快而又有磁力。在篱笆下割草时的那种温馨的回忆，不断向他袭来，一个小孩跑进了那篱笆门，那些小姐们说着德语来摘花。他开始看那站在阴影中的人，一时她站着未动，因为她跌倒在他身旁的草耙上。杰弗雷看到她摇晃着往前走，竟忘了她是一个女人，轻轻地抱起她问：“伤着了吗？”

她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并且用德语回答，又把胳膊抬给他看，她皱起眉头，她被荨麻刺得很厉害。

“你需要用酸叶。”他说。

她不懂，疑惑地皱着眉，“一片酸叶？”她重复着。

他用一片绿叶给她擦胳膊上的伤。

但现在她又投向了摩瑞斯的怀抱。起初她觉得有趣，现在她和摩瑞斯一起在月光下偎在一起，他亲吻了她，杰弗雷为一种无争而沉闷经受着痛苦。

他无意识地望着维卡雷智茶园，在那里，她穿着一件耀眼的褐色礼服。他摘下帽子，举起右手，跟她打招呼。她娇小迷人，天生丽质，随意地挥动着她的手，她站在一排排的西红柿架子中，他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帽子在左手，右手高高举起，仅通过她这不经意的招呼，他知道她正在等摩瑞斯，“她对自己有什么看法？为什么她不选择他？”

听见赶车人的声音，摩瑞斯站了起来。杰弗雷仍像刚才

那样站着，但他的脸上现出恼怒，他高举起的手因沮丧而显得呆滞，摩瑞斯转向山顶，眼睛亮了起来，大笑。杰弗雷放下胳膊，观看着。

“宝贝！”摩瑞斯咯咯笑道：“我不知你在那儿。”他挥挥手，在这些事情上，摩瑞斯处理得要恰当得多。

哥哥盯着那姑娘，她跑到灌木丛后的小路上，以便让房子遮住她，然后她使劲地挥动着手绢。

摩瑞斯没注意到那棵白蜡树，传来了婴儿的哭声，女人的身影消逝了。等她再出来时，抱着一个白色的襁褓，沿着小径走来，她放下手中的东西，快速跑到山坡一棵桉树那儿，爬上一个大栅栏，用双手作了一个飞吻。那种异域的姿势使兄弟俩着迷，摩瑞斯一边高声大笑，一边挥动着手绢。

“啊，有什么事？”下面传来嘲笑的大叫，摩瑞斯顿时感到非常的羞恼。

“没事儿。”他喊叫。

下面传来了一阵开心大笑。

车来了，靠到草垛上，发出了嘶嘶的声音，又靠到垛草垛边的木楔上，哥俩费力地穿过大草堆，拿起了叉子。一会儿，一个高大强壮，肤色红亮的人爬到干草堆上，他转过身，用那浓眉大眼仔细察看山坡，他看见了桉树下的女孩。

“噢，那是谁？”他笑着说“我想她是一只快乐的鸟儿，但我看不清楚。”

父亲的笑是诙谐的，发自内心的，然后开始卸车上的草。杰弗雷在草垛上接到传过来的一叉草，再传给摩瑞斯，摩瑞

斯接到，放好，再整理草垛。在那灼人的阳光下，三个人默默地工作着，和谐地干着活。父亲把草从脚下叉起来，杰弗雷接着，青灰色的叉在等待中闪闪发光。草垛在增大，叉在草下翻转着，随着叉子的碰撞，草被传到了摩瑞斯那儿，他准确地垛到草垛上，三个人的肩膀依次低下又抬起。他们都穿着浅色的衣服，衣服本来是蓝色的，因久经日晒汗湿，已经褪成了白色的了。现在衣服又被汗湿透，贴在身上，令人十分不舒服。

父亲机械地工作，他厚实的肩膀单调地弯下抬起，默默地干着活。杰弗雷使劲地抛着草，他那长满肌肉疙瘩的肩膀快速地将草叉起，又抛给摩瑞斯。

“你想把我打倒吗？”摩瑞斯气哼哼地问道，他不得不用力顶住这撞击，他们三个人快速地干着，好像有人在催促着他们。

摩瑞斯轻快地干着，但他得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判断要把草垛到哪儿才能把垛好，当他需要把草垛到垛边时，他得走过一段距离，才能把草放好，然而这对于杰弗雷来说，就太慢了。通常意义上讲，哥哥应该把草尽量甩得远些，以便弟弟顺利接到，而他现在只将草叉到垛的中间。摩瑞斯快速接过草，快速穿过草垛工作得太劳累了，另外的两个人不停地叉起、送、接、送，杰弗雷仍然在胡乱地扔着草，摩瑞斯因炎热的天气和努力的工作早已汗流浹背，他变得焦躁不安起来。杰弗雷又一次用胳膊擦去脸上的汗水，动作就像动物一样机械，然后满意地看了一眼摩瑞斯辛苦工作的情景，随

后又接着另一叉草。

“你以为你在干什么？傻瓜！”摩瑞斯气喘吁吁地说，因为他哥哥挑的草他没有够到。

“怎么？我有脑子。”杰弗雷大叫。

摩瑞斯继续努力工作着，他现在有些恼火，他感到汗水在身上像河一样顺着他的背往下流，汗水流下迷住了他的脸，他不得不停下，恼怒地擦眼睛。脖子上的血管突起，他觉得他快要崩溃了或者倒下，如果这工作不及早完成的话。

他听到他父亲的叉无聊地敲击着车的底部。

“啊，终于到底了。”他父亲说。杰弗雷将最后一叉草随便地抛上去，他脱下帽子，在太阳下身上冒着热气，他一边擦汗，一边悠闲地观看，摩瑞斯在整理草垛。

“你不觉得你垛得向外了吗？”他父亲的声音从下面传上来，“你最好靠近些，好吗？”

“我以为你说的是下一车。”摩瑞斯生气地说。

“啊！好吧，但那不是底角吗？”

摩瑞斯有些不耐烦，也没有引起注意。

杰弗雷走过去，生气地将叉子叉在角上，“这是怎么啦？”他高声地叫着，“不是有点松吗？”传来恼怒的声音，杰弗雷将叉子放在突出的一角，将身子重重地倚着又把，他觉得草垛在摇动，他又一次将叉插进去，整个草垛摇起来。

“你在干什么？你这傻瓜！”摩瑞斯喊叫着。

“当心，你在叫谁傻瓜！”杰弗雷道。他打算再来一次。

摩瑞斯跳过去，用胳膊肘把他的兄弟推到一边。

在这摇摇晃晃的草垛上，杰弗雷失去了重心，倒下了。

摩瑞斯动了动垛角，“很结实。”他生气地喊。

“好吧，好吧。”他父亲劝解地说，“你们应该休息一会儿，要垛完还得一会儿。”

杰弗雷站了起来。

“注意你推了谁，我可以告诉你。”他威胁地说，摩瑞斯继续干活。

他又说，“不要再叫我傻瓜。”

“不会这样，除非还有下一次。”摩瑞斯冷冷地说，他一边沿着草垛默默干活，一边靠近他兄弟，他正像雕像一样站在那儿，倚着叉柄，远远地向村子望去。摩瑞斯的心快速跳动着，他不停地干着，叉子叉住了杰弗雷的靴子，发出了很大的声响。

“你想把我推下去吗？”摩瑞斯威胁道，那个庞然大物没有回答。摩瑞斯像狗一样地张开上唇，抬起胳膊想将他兄弟推倒在草垛上，别让他挡着自己。

“你推谁？”传来一声深沉严肃的声音。

“推你。”摩瑞斯冷笑着。

兄弟俩越靠越近，面对面地像对峙的两头斗牛，摩瑞斯使出浑身力气，想摔倒杰弗雷，杰弗雷全力反击，摩瑞斯牢牢站稳，因草垛不稳，他也有点摇晃，杰弗雷跟着过去，摩瑞斯滑下了草垛边。

杰弗雷脸色苍白，仍稳稳地站着听，听到倒下去的声音，一丝不安掠过他全身。他站在原地，无力挪动，听不见下面

的声音，只有轻微的呻吟，仿佛来自远方，他又听了听，被恐惧攫住了。

“爸！”他吼，拼命地叫，“爸！”

峡谷回荡着他的声音，山坡上的小牛也抬头向上望，男人们从山坡下跑上来，一个女人也快速穿过高地跑来，杰弗雷在不安与惊恐中等待着。

“啊！啊！”他听到那带着外国腔的女人的呜咽，狂乱地叫着，“啊！你死了吗？”

他从草垛上慢慢地站起来，不敢下去，只想钻进草里藏起来。他听到弟弟呻吟起来。

“怎么了？”他父亲和其他工友也都靠了过来。

“你干了些什么？”他听到父亲问。

这时他还没走过垛角，低声痛苦地说：“他自己弄的，不关我的事，我想把草放到草垛边。”

沉默了一会儿，兄弟中最大的一个，亨利干脆地说：“他没有死，他苏醒过来了。”

杰弗雷听见了，但并没觉得高兴，他觉得摩瑞斯死了好，或者就快死了，这远比看到他得到治疗、关怀，看到母亲进进出出他的病房，要好得多。如果摩瑞斯死了，他自己不用任何解释，根本不用解释一个字，这是他自己摔下去的，如果别人认为是他弄死了他，还可以绞死他，如果摩瑞斯仅仅是受伤，那人们都会知道是他干的，他从此便会抬不起头来。更令人痛苦的是，这件事会被人们传来传去，他想找到一种坚定的、他可以依靠的东西，否则他会发疯的，他是这么的

孤独，他非常需要同情和支持。

“他醒过来了，我告诉过你他会醒来的。”工友们说。

“他没有死！他没有死！”热切的声音是那外国女孩在说话，“他没有死！他没有死！”

“他需要些白兰地，看看他嘴唇的颜色。”是亨利那干脆的冷冷的声音，“你能弄些来吗？”

“弄？弄什么？”小姐不明白他的意思，

“白——兰——地。”亨利一字一字的说。

“白——兰——地。”她跟着重复了一遍。

“你去，比尔！”父亲低沉的声音说。

“好，我去。”比尔很快跑过田地。

摩瑞斯没有死，也不会死，这一点杰弗雷已意识到，没有了心理负担他感到有点高兴，但他不愿想下去，他现在无颜对人，他多么希望像摩瑞斯一样胆大、直率，这样他就不会畏缩，而现在他却像一个无壳的缩头乌龟一样自寻烦恼。

“看，他好转了。”那小姐欣喜若狂地说。她开始用一种奇怪的声音咕哝着，令身边的人感到吃惊，使这个庞然大物感到生气。

杰弗雷听到摩瑞斯呜咽呻吟的声音，便颤栗起来。

那个工友比尔跑着回来了，维卡也跟在后面，摩瑞斯喝完白兰地，呻吟得更厉害，杰弗雷听到后备受折磨。他听到维卡问原因，所有人都在你一句、我一句担忧地说着。

“是哪一个？”那小姐高声喊着，“是他把他推下垛来的，啊，就是他。”她报复性地尖叫着。